

溯源與奔流—— 跨世紀經學家愛新覺羅毓鋆與奉元書院教育

Tracing the Origin and Living a Colorful Life: Cross-century Classics Scholar Aisin Gioro Yu-Yun and the Education of Feng Yuan Academies

黃忠天 (Huang Chung-tien) *

一、前言

愛新覺羅毓鋆(1906-2011)一生歷經清光緒、宣統二帝以及民國以來，從孫中山以迄馬英九等等政權，並斡旋於其間中外無數政要名流。從身為溥儀身旁運籌帷幄、叱吒風雲的御前行走，到講學於臺灣臺北市巷弄間潛龍勿用的隱士，一生傳奇無數。雖然在臺灣講學一甲子，受業弟子超過萬人，然由於身份特殊，復遭監管，加上長時期處於臺灣戒嚴時期，以致其行事極為低調謹慎，弟子亦不敢造次提問，更遑論撰述老師生平事蹟。雖然在其生前曾有少數文章略有撰述，如賓靜蓀〈長白又一村——愛新覺羅毓鋆〉、¹ 蔡明原〈圓通經脈的身教鴻儒——愛新覺羅·毓鋆〉、² 張輝誠〈毓老真精神〉、³ 〈不可思議的太陽〉、〈大隱——懷毓老師〉、⁴ 許仁圖《廿四個晚上：相逢如夢》⁵ 等等，然不僅大陸十二億人口幾乎未聞其名，即使在臺灣仍有許多人不知其人其事。

直到 2011 年 3 月 20 日仙逝後，門人追念師恩，始略有若干文章與專著問世。其中除張輝誠陸續發表於臺灣各大報刊雜誌的文章外，⁶ 另有《毓老師紀念集》、⁷《毓老



跨世紀最後一位經學家——愛新覺羅毓鋆上課神情

* 作者為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教授。

1 賓靜蓀，〈長白又一村——愛新覺羅毓鋆〉，《天下雜誌》200(1998.1)。

2 蔡明原，〈圓通經脈的身教鴻儒——愛新覺羅·毓鋆〉，原文刊登於《百世教育雜誌》156(2004.9)。

3 張輝誠，〈毓老真精神〉，《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7.10.12。

4 分見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8.4.2、2010.1.1。

5 許仁圖，《廿四個晚上：相逢如夢》(高雄：河洛圖書出版社，2009年)。

6 張輝誠約撰有 11 篇文章，散見於《中國時報》、《聯合報》、《中華日報》、《印刻文學生活誌》等。

7 《毓老師紀念集》為奉元書院弟子於 2011 年 4 月 10 日愛新覺羅毓鋆公祭所編印。

師百日紀念會文集》，⁸ 以及同門往來書信文章等等。⁹ 上述諸文或感懷師恩，或表達哀思，或略論生活點滴，或記錄訓誨話語等等，其中較全面性敘述愛新覺羅毓鋆一生行誼者，惟許仁圖《長白又一村》與張輝誠《毓老真精神》二書。¹⁰ 本文於撰寫愛新覺羅毓鋆之生平事略、師承學養、書院興辦方面，除親炙於毓師者外，間亦參覈上述二書。惟於毓師著述相關問題，以及書院課程內容教材、出版品、講學特色、人才培育等等，許、張二書雖略有論述，惟仍有未盡事宜亟待闡發者，冀能提供未來有志於臺灣書院史與臺灣經學史撰寫者的參考，亦願藉本文紀存那段臺灣經濟由蟄伏而起飛的年代，奉元書院召喚臺灣各大專院校學子同歸一字的盛事，與一代鴻儒的文化志業。

（一）生平事略

愛新覺羅毓鋆為前清皇族，生於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曾自號「安仁居士」、「仁勾遯者」、「明不息翁」、「奉元老人」、「仁勾遯叟」，¹¹ 為清太祖努爾哈次子和碩禮烈親王代善十一世裔孫。父為禮厚公，母親與妻均為鈕祜祿氏。¹² 自幼接受宮廷教育，十三歲留學日本、德國。眼界為之遼濶，益增其經國大志。1924年前清遜帝溥儀遭軍閥馮玉祥逐出紫禁城，並廢除「清室

優待條件」，以及接踵而至的盜陵事件，¹³ 皇室王公舊臣在種種屈辱之下，遂萌有復國之志。時值日本為戰略目的，正欲利用溥儀控制東北，建立傀儡政權。於是溥儀遂在日人威脅利誘下，於1932年成立滿州國。毓師與溥儀名為君臣，情同手足，不忍見溥儀受日人宰制，遂任御前行走，投身政治，並與素所顧慮的日人周旋。溥儀於國務軍機多所倚重，更譽之為「內廷良駒」。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皇裕仁宣佈無條件投降，滿州國亦決定歸順國民政府，遂在溥儀宣讀「退位詔書」下，解散亡國。惟蔣中正委員長仍要求毓師至南京接受審訊。由於毓師於滿州國時不作漢奸，蔣介石亦未嘗加害，惟於東北雙雄——張學良與毓師，始終懷有戒心，因而繼張學良於1946年遭遣送來臺後，毓師亦於隔年（1947），被送至臺灣監管。初於臺東農校（今臺東專科學校）任教，1954年移居臺北，並藉胡適的推薦，於1958年開始教授外國博士弟子。¹⁴ 1967年毓師應聘至中國文化學院（今文化大學）哲學系任教，一年有餘，與主事者理念不合而辭職。1971年成立「天德黌舍」，其間亦曾先後兼任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與政治大學哲學系教職。1987年臺灣解嚴，「天德黌舍」改名為「奉元書院」。兩岸開放往來，毓師以八七高齡返回瀋陽新賓故土，捐貲修建滿清永陵，¹⁵ 並與地方政府洽商創辦「滿學研究

8 《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為奉元書院弟子於2011年7月3日愛新覺羅毓鋆百日紀念會所編印。

9 如劉君祖，〈盤皇另闢天〉（臺中：臺灣周易文化研究會電子報2012.4.1）、潘英俊來函（2012年3月18日）、董華春來函（2012年4月27日）等等。

10 許仁圖，《長白又一村》（高雄：河洛圖書出版社，2012）；張輝誠，《毓老真精神》（臺北：INK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2）。

11 毓師四十歲時自號「安仁居士」，七十歲時自號「仁勾遯者」，八十歲自號「明不息翁」，九十歲自號「奉元老人」，百歲時自號「仁勾遯叟」。

12 其母為咸豐孝貞顯皇后姪女，妻為咸豐皇后孫姪女。

13 如軍閥孫殿英軍隊挖掘東陵乾隆與慈禧墓，將殉葬品盜竊一空。國民政府對此均未能加以嚴懲，滿人對國民政府痛恨，對其恢復祖業，復辟建國，自有助長之勢。

14 其中如魯道夫、魏斐德諸人。理查德·C·魯道夫（Richard C. Rudolph）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方語言系主任。魏斐德（Frederic Jr. Wakeman）曾任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資深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為美國最負盛名的漢學家及最具影響力歷史學家之一。

15 清永陵位於遼寧省撫順市新賓縣永陵鎮，為努爾哈赤祖先之陵墓，又稱「興京陵」。葬有孟特穆（肇祖）、福滿（興祖）、覺昌安（景祖）、塔克世（顯祖）以及努爾哈赤的兩位叔伯禮敦和塔察篇古以及他們的配偶。始建於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後多有改造和擴建。1988年成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2004年作為明清皇家陵寢的擴展部分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

院」，傳承滿族文化。後藉其門人董華春與北京清華大學副校長陳吉甯教授溝通，並願將梁啟超舊居古月堂相贈，以便於毓師回歸復興國學。2010年陳副校長率代表團至臺北拜會毓師，面邀參加清華百年校慶，並商談於該校成立書院，毓師欣然同意，並遣弟子徐泓接洽後續相關事宜，惜壯志未酬，於2011年3月20日清晨溘然長逝，未及親見此生最後的心願，享壽一〇六歲。

（二）師承學養

毓師為前清皇族，與末代皇帝溥儀同年，六歲入紫禁城毓慶宮為溥儀伴讀，¹⁶時宮內教育由太傅陳寶琛負責，先後有鄭孝胥、羅振玉、柯紹忞、王國維、葉玉麟等等望眾士林學者加入教席，另有英國教師莊士敦教授西學。¹⁷十三歲（1918）後留學日本、德國。1924年溥儀遭馮玉祥逐出紫禁城，賃居於天津張園時，康有為曾晉見溥儀，推想毓師師事康南海，或即在此時，並頗受其春秋公羊學的影響。1925年初，清華學校設立國學研究院，¹⁸由籌備處主任吳宓延聘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等人為教授，王國維並特別指示毓師前往旁聽。1927年5月王國維自沉北京頤和園昆明湖而亡，毓師向來敬重王觀堂先生學問，惟對於王氏天天教人救世，卻不能自救，臨用事竟自沉湖中，除傷痛惋惜外，亦萌「百無一用是書生」之嘆，從此遂堅定其一生提倡「治世實學」的信念，即任何學問倘未能發為世用，等於空談，此亦影響後來書院所招收弟子，理工法商等科者為數眾多的原因。

毓師十三歲以前熟背十三經，奠定其良好的經學根基，此後並隨著歲月的增長，閱歷的積累，在學習上漸擴及先秦諸子百家之學，乃至於佛教、基督教諸經典。

更難能可貴者，復將上述經典融而為內聖外王的智慧。如果將毓師一生師承學養分為幾個階段來看：第一階段1906-1927（21歲以前），主要為宮廷教育時期，在眾多宮廷名師的教誨，並與康有為、王國維諸師切磋請益之下，除奠定經學根柢外，並確立其後來公羊學路數；第二階段為1928-1946（22-40歲），主要將其所學經典智慧轉化為個人智慧，實際運用於謀國治國；第三階段為1947-2011年（41-106歲）監管於臺灣時期，專事治經與講學，將其一生最純熟的學識與智慧奉獻給臺灣青年，直到生命盡頭。

（三）著述相關問題

毓師曾說：「六經都沒人讀了，我們寫的東西還有誰會去讀？著書立說有什麼用，不如直接讀六經。」¹⁹也常說：「中國學問是解決問題，不是寫一本書教後人研究」，「思想還有新舊？會用都是新的，不會用都是舊的」。²⁰在此觀念下，毓師一生述而不作，不願著書立說。不過依據魏斐德（Frederic Jr. Wakeman）《無隱錄——致敬劉毓鋈論文集》序後所附毓師傳記云：

獨學卅餘年，以春秋公羊學之微言大義為用，以《大易》為歸，貫徹群經，成《愛新氏八經微義》（易、書、詩、禮記、公羊春秋、論、孟、孝經），並著《新清史》、《受想行識集》（記乙酉以前事）及《無受想行識集》（記乙酉以後事）等稿。²¹

由上述文中，可見毓師往昔似曾撰有《愛新氏八經微義》、《新清史》、《受想行識集》及《無受想行識集》等書。另筆者猶依稀記得毓師曾云其撰有中國近代史相

16 毓慶宮為同治、光緒兩朝皇子讀書之所。溥儀三歲即帝位，六歲入「毓慶宮」就學，推測毓師應在六歲左右與其他皇子伴讀。

17 詳見魏斐德，《無隱錄——致敬劉毓鋈論文集》（“Nothing Concealed” Essays in Honor of Liu Yu-Yun），序後所附毓師傳記。

18 清華大學其前身為1911年的「清華學堂」，1912年改稱「清華學校」，1928年改稱「國立清華大學」。

19 筆者與毓師會談語，時間約在2004年左右。

20 張輝誠，〈泰山頌兮——悼毓老師〉，《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1.4.8。

21 見魏斐德，《無隱錄——致敬劉毓鋈論文集》。

關著作，²² 如果依魏斐德與筆者記憶所及屬實，則毓師生前至少應曾撰有五種以上的著作。可惜毓師逝世一年多，未聞有任何著作留下，不僅為門下弟子之憾，更為海內外知識分子之遺憾。面對此一問題，筆者曾撰〈存典型乎百世，流德芳於千年——毓老著作纂輯芻議〉一文，²³ 論述一位偉大經學家不能沒有著作或論述，否則難以存典型乎百世，流德芳於千年。文中亦舉北宋兩位偉大的教育家——胡瑗與程頤為例，蓋二人生前雖不甚措意著書立說，然幸有門人纂輯整理，後學得藉此瞭解其德業學術。同樣地，毓老師一生雖謙稱述而不作，不過，由於講學逾一甲子，其經說與論述豐富多元，鈔錄於門弟子筆記者，亦琳瑯滿目，若再加上個人詩文、信函與札記、平日話語，乃至於一生行誼與軼聞趣事等等，若善加纂輯，應頗為可觀。除了上述外，毓師往往習於在授課用書割記眉批，推想生前或燬其個人著作，然應不致燬其授課用書或藏書，倘能仿嚴幾道先生評點《道德經》之例，將其評點之圖書整理刊印，亦足供後人探蹟索隱，鉤深研幾，進而領略一代大儒風範。

二、書院興辦與課程內容教材

（一）書院興辦

毓師於 1954 年由臺東返回臺北定居後，陸續教授外國學生，時家居臺北內湖週美（舊稱洲尾）兩層樓公寓，並於家中授課。其後賃居臺北四維路。一年後，又搬遷賃居於臺北臥龍街成功新村，1971 年並於此正式成立「天德黌舍」，開始招收大學生為徒。²⁴ 之後黌舍先

後遷居新店市寶元路、臺北天主教耕莘文教院附近巷弄一處平房，1979 年終於定居於臺北市溫州街現址。1987 年臺灣解嚴，毓師取意《易經·乾卦·文言》：「元者，善之長也」，將「天德黌舍」改名「奉元書院」。惟毓師最終理想乃籌辦格局更大的「華夏學苑」，藉以傳承夏學。他曾預為此學苑撰有一聯如下：「學由不遷怒不貳過臻聖王至德，苑育仁者相帝者師履一平要道」，可惜其壯志未酬身先死，徒留一代大儒千古遺憾。

（二）課程內容

1971 年「天德黌舍」正式成立之前，毓師早已在 5、60 年代招收外籍學生。²⁵ 依據魏斐德教授《無隱錄——致敬劉毓鑒論文集》序文曾提及當時毓師曾授其《孝經》、《四書》、《道德經》、《春秋公羊傳》等等。由於毓師教授外國學生均採個別指導，推測其教授課程除上述諸書外，或有因材施教另授其他課程者，惟詳細內容不得而知。迨「天德黌舍」正式成立，毓師改採大班教學，所授課程則更為繁富多元。

以筆者就學期間（1977-1980）而言，每年於上下學期週一至週五晚間 7 時至 9 時上課。當時開課情形：週一為《易經》，週二為《四書》，週三為《春秋》，週四為《詩》、《書》、《禮》，²⁶ 週五為子書，²⁷ 寒假期短，又逢舊曆年，例不開課，暑假則或開《孫子》、《通鑑》、《冰鑑》、《孝經》……等書。由上述課程內容，可想見當年黌舍盛況。至於書院後期，據同門張輝誠〈毓老師與天德黌舍、奉元書院〉一文，曾論其在 2004 年入奉元書院時，毓師已屆 98 歲高齡，此班為毓師最後一批「關門弟子」，當時每週講課已縮減為三天，即週一《易

22 1979 年於天德黌舍上課時，某日毓師心情頗佳，說道：「我今天很高興，因為我寫的近代史已複製兩份，分別託人帶往日本與美國，現在即使把我給斃了，我也了無遺憾。」

23 收錄於《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

24 記憶中毓師只收大學生或研究生，不收社會人士，因為社會人士較為複雜。

25 可詳參張輝誠，《毓老真精神·毓老師與洋學生》，頁 86-120。

26 由於《詩》、《書》、《禮》三書篇幅繁多，基本上是擇三書精華篇章，以一年為期，分別講授。

27 由於子書包含範疇較大，基本上是一年授完一子後，改授另一子。

經》、週二《四書》、週五《春秋》。²⁸ 綜觀毓師一生講學科目與時間或有變動，然由其最後所授課程，與其一生講學尤重《大易》與《春秋》相符。至於《四書》或因其為根柢之學，所以亦未嘗停授。

（三）課程教材

毓師授課大多均有特定教材，所用教材除少部分由書院自行出版外，大多購自書坊，其中頗多出自弟子許仁圖所經營之河洛圖書出版社。毓師授課一甲子，由於時間甚長，涉及科目甚多，加以教材亦時有變動，茲就所知，並同門劉義勝學長等所提供之資料，臚列如下：²⁹

1. 易經：早期採用坊間朱熹與程頤合刊本，中後期則以影印掃葉山房來知德《易經來註圖解》為主，並為紀念太師母，特於書名另加「慈恩本」三字。
2. 四書：採用啓明書局刊蔣伯潛《四書讀本》，此書於各頁眉批部分附有朱熹《四書集註》，正文之後則有蔣伯潛的語譯廣解，頗便上下參照。
3. 春秋：春秋用書有二：其一《春秋繁露》。先是採用世界書局刊（清）凌曙《春秋繁露》（南菁書院本），後則採用河洛圖書出版社刊（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其二《公羊傳》。曾採用臺灣商務印書館刊（清）陳立《公羊義疏》，後因字體太小，改用中華書局刊（四部備要本），亦曾講授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版本不詳）。
4. 詩經：採用（宋）朱熹《詩集傳》（不限書局）。
5. 尚書：曾用蔡沈《書集傳》（不限書局），後亦採用華正書局刊（清）曾運乾《尚書正讀》，並輔以夏學社刊馬浮《復性書院講錄》。
6. 禮記：採用世界書局刊（元）陳澧《禮記集說》及孫希旦《禮記集解》，並輔以熊十力《讀經示要》論《禮記·儒行》部分。
7. 老子：採用河洛圖書出版社刊（魏）王弼《老子王弼注》，亦曾輔以下列諸書：三民書局刊（清）宋常星

《道德經講義》，廣文書局刊（清）嚴復《嚴幾道先生評點道德經》，里仁書局刊朱謙之等著《老子釋譯》，廣文書局刊河上公本《老子道德經》等等。

8. 莊子：先是採用世界書局刊《莊子集釋》，內有（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唐）陸德明釋文、（清）郭慶藩集釋。後因其字體太小，改用河洛圖書出版社刊郭慶藩《莊子集解》，亦曾採用過王夫之《莊子解》。
9. 韓非子：採用河洛圖書出版社刊陳奇猷《韓非子集釋》。
10. 荀子：先是採用世界書局刊《荀子集解》，內有（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後採用華正書局刊梁啟雄《荀子簡釋》。
11. 孫子：採用河洛圖書出版社刊《竹簡兵法》，為嚴靈峰無求備齋諸子文庫本，內有十一家注，並附有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竹簡兵法書影。後期採用夏學社刊《孫吳兵法太公六韜》、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刊魏汝霖《孫子兵法大全》，或史地教育出版社景印明萬曆九年內閣刊本《武經七書直解》。
12. 吳子：採用夏學社刊《孫吳兵法太公六韜》。
13. 商君書：採用世界書局刊朱師轍《商君書解詁》。
14. 管子：採用戴望校釋《管子校正》、郭沫若《管子集校》。
15. 孝經：採用中華書局刊喬一凡《孝經通義》。
16. 冰鑑：影印綠園主人編著《冰鑑七篇之研究》。
17. 資治通鑑：採用世界書局新校本等（或不限書局），亦曾講授夏學社刊《歷代通鑑輯覽》。
18. 人物誌：採用中華書局刊（魏）劉邵《人物誌》。
19. 鹽鐵論：採用世界書局刊（漢）桓寬撰、王利器校注、王佩誥札記。
20. 呂氏春秋：採用華正書局刊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
21. 淮南子：採用中華書局刊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
22. 潛夫論：採用中華書局刊（漢）王符撰、汪繼培箋

28 參見張輝誠，〈毓老師與天德齋舍、奉元書院〉，《中國時報》2012.1.29。

29 以下所列各書出版地均在臺北，不再一一註記。

《潛夫論》。

除上述諸書外，毓師亦曾選授（漢）王充《論衡》、（南朝·梁）蕭統《昭明文選》等等多篇文章。以一人之力，講授古籍之多，講授時間之久，蓋可謂近世所罕見。

（四）書院出版品

毓師向來主張「述而不作」，以致生前未嘗出版個人任何著作，歿後亦未見有任何著作留存，箇中原因尙待瞭解。是否早期曾經著書立說，後又自行焚燬？或確有著作另存他處，尙未問世？不過，毓師雖「述而不作」，生前卻曾多次刊刻各種書籍，早年如《易經來註圖解》（1975），1980年成立夏學社出版事業有限公司，並由義子張景興為發行人，從此刊印較多，如《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全套七冊（1980）、《船山易傳》（1980）、馬浮，《復性書院講錄》（1981）、《孫吳兵法太公六韜》（1981）、《新校慈恩本周易集註》（1985）、《妙法蓮華經》（1986）、《資治通鑑讀法》（1987）等等。書院所出版書籍（包括夏學社成立前後），其裝幀往往精美，其封面裡（即貼合紙）均印有六龍圖案，其中尤以《易經來註圖解》一書，更附有兩頁簽名頁，一為鏤花雪白宣紙，一為灑金宣紙，甚稱講究。其上印有「仁勾遜者，行年七十有一，恭上慈親九秩晉一千秋，遵母命，刊經籍，廣聖學，興治藝。丙辰正月，既望之吉」，從中可見毓師的風木孝思。

三、書院講學要旨與特色

毓師講學一甲子，門徒上萬人，入門雖有早晚，受學時間雖有短長，學習課程雖有多寡，然同門先後汲

引毓師傳授的生命甘泉，並無二致。試想多數學生入門時，均為二十琅璫歲、跋扈飛揚的血氣青年，卻願意端坐在小小圓鐵板凳，並將方形三合板置於膝上，做為抄寫上課筆記之用。尤其每當酷夏季節，在擁擠異常，又缺乏空調的狹小空間裡，³⁰ 眾人無視腥臊汗臭，卻能屏氣凝神，安靜聽課。以下謹就個人所領受書院講學要旨與特色，略記如下：

（一）講求經世致用

毓師前半生在政壇上的歷練，養成其講學著重「實學」二字，不尚空談。其常言讀古書的目的，即在「以古人的智慧來啟發我們的智慧」。³¹ 也常說：「古人的『學』字含知、行二義」、「中國很少不講知行的學問」，所以他很重視實踐的精神，所謂「治世之道貴乎行」。並舉王國維為例說：「現在大家都讀觀堂先生的書，拿他做研究資料，但實學呢？卻說不上。我告訴你們，講道容易，行道難啊！」毓師曾撰有一聯：「以夏學奧質，尋拯世真文」，聯語中即說明了毓師是以傳統經典做為「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³² 的良方。

由於書院講學著重經世致用，所以在講授課程上，毓師除首重儒家四書五經外，亦偏好子書，毓師因講「實學」，重「謀略」，上述先秦子書自然皆為取徑之方。他曾說：「荀子之學乃真正之儒家」、「莊子純粹是一部治事之學」。不過，他雖偏好子書，但也特別注意子書之弊，他曾說：「子書許多皆言之成理，也能治世，然其身多不能自保。」並舉商鞅為例，說：「沒有前眼，又沒後眼，必失敗，狡兔三窟，即後眼是也。商君若懂得前眼後眼就成商帝了。」又說：「有諸子之智，再有內聖工夫（儒家工夫）必能成事。」

毓師講經主要在發揮其義理思想作為用世之智，所

30 1977年天德齋舍是在臺北耕莘文教院旁的一棟平房八坪大客廳，同時擠了六十多人上課，筆者有幾次晚到，因為人太多，室內沒空位，祇能站在窗外聽課兩小時。後齋舍遷徙溫州街現址地下室後，空間始大為改善，較原來有三、四倍大，然亦曾擠滿250人以上。

31 以下括弧中未特別註明出處者，均為毓師平日上課時，同門（含筆者）所抄錄之筆記。

32 《周易·繫辭上傳》第四章。

以雖稱許宋常星《道德經講義》，卻又嫌其道味稍重，反而較喜王弼所注《老子》，他說：「歷代注《老子》、《莊子》之人雖多，卻沒有超過王弼、郭象二人者，讀其注，等於看完四本書。」並云：「王弼之注為王弼哲學。王弼的思想，未必是老子思想。」他曾談到「好的注解皆可作為一家之言，皆借題以發揮也。」毓師講經亦在借經典以為治世之方。正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敘》所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

（二）融通羣籍解經

毓師講經往往融通羣籍以解經，只要能增長智慧之書，都可以成為其講學時演義發揮的工具。試舉美國漢學家魏斐德《無隱錄——致敬劉毓璠論文集·序》來說明：

劉老師的教學可能會激怒一群在研究所裡教導我古典中文的學者。完全不理會漢學思想家在文獻上的發現和闡釋，劉老師全憑藉著自己對以往所教育的記憶以及理解來教授中國經典，在教學的時候他也會摘取某一篇章的一個段落，對另一文章加以解釋。剛開始這讓我很難接受（又有多少人能夠用《大學》裡的一段話解釋《易經》？），但漸漸地我就明白，這樣解經的方式對於劉老師來說是極為重要而無庸置疑的，因為任何一句經典裡的話語都是與整體學說相連的一部份，既然是自承一脈，經文互證自然是合情合理的。……。疑古運動和1930年代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對劉老師似乎沒有任何影響，然而我卻發現，當我們爭辯於某些細微的觀點時，他卻不僅能引用柏拉圖來反駁王弼的論點，也能很清楚

地掌握某些特定章節的爭議和真實性。即便如此，劉老師仍堅決主張學說的連貫性，而我對此的觀點也逐漸隨著時間改變。劉老師不再是一個活化石，一個存在於今日的奇蹟，單純地期盼我們學生能明瞭一個教育者所堅信的理念，相反地，我認為在此時，他開始有意地展現出後孔聖時代的另一風貌。³³

透過魏氏的話語，如「不理會漢學家文獻與闡釋」、「經文互證」、「用《大學》解《易經》」、「主張學說的連貫性」，清楚地描繪毓師融通羣籍以解經的風貌，其實毓師曾要弟子們勤讀《說文》，亦非不諳章句訓詁，然其素來著重通經致用，自然不斤斤於訓詁考據之學。他不僅以經解經、以子書解經、更不排斥以佛教、基督教經典解經，如他在講《中庸》：「天命之謂性」時，即說道：

嗜欲淺者天機就深。一個嗜欲深的人，他就不能懂天命。你們如果想要有所做為，如果你們不能打破「惑於欲」，你們就不能達到「天命」。這個「天命」不是空話。「天命之謂性」，天命就是性，懂得天命了，就懂得順人性去做事。人如果不能懂得順人性去做事，就不能對社會有貢獻了。因為什麼孔子說話很坦白？「五十而知天命」，但是一般人就是和欲爭奪。「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在那中間與私欲的鬥爭，那多麼難！如果說沒有欲，那就是偽君子。因為人都有欲，所以要「不惑」，「不惑」就是不惑於欲。如果你說你不貪污，你沒有欲，但是你就是好於「好名」的欲。但是要如何才能真知天命？就是《金剛經》所說：「不著相而生其心」，就是「無所住而生其心」，這才是真正知天命。³⁴

33 見張輝誠，〈吾無隱乎爾——毓老師與洋學生〉，收錄於《印刻文學生活誌》8:5（2012.10）。文中「劉老師」即愛新覺羅毓璠，因其感念昔日救命恩人劉柱林，來臺後，遂以為身分證件的姓名。

34 奉元學會《中庸》筆記整理小組，《中庸》筆記草稿 2011.12.14 日

上述毓師講《中庸》的「天命」二字，很自然地援引《論語》、《莊子》與《金剛經》來剖析「天命」與「人性」的關係，可謂剴切明白。此外在講《孟子·離婁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毓師曾套用《聖經》云：「進天國的必得要像小孩」。³⁵又如論及《易經·坤·彖》：「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亦曾謂：「日光之下無新事，世事皆有軌跡可循」。³⁶由此可見，無論是經書、子書、宗教書，祇要是充滿智慧話語的經典，毓師都善於擷取而為治世的智慧。試觀《論語》中孔子何嘗斤斤訓詁於其所援引之《易》、《書》、《詩》等等古籍文句，亦不過是援經典以為世用，孔夫子如是，毓師亦如是，無怪乎魏斐德不禁喟然有「後孔聖時代的另一風貌」之嘆！

（三）闡發公羊大義

毓師師承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為公羊一脈。他曾說：「十三經注疏但存《公羊》可讀。」毓師講學一甲子，《春秋》成為書院必開的課程，但毓師所授的《春秋》為《公羊春秋》，其採用的教材為董仲舒《春秋繁露》、陳立《公羊義疏》等等，未曾講授《左傳》。因為，他認為《左傳》與魯國史書（《魯春秋》），均為《不修春秋》，《不修春秋》是歷史，孔子所修的《春秋》是經，有微言大義。他曾說：「史遷言上承麟書（《春秋》），與《通鑑》不同，《通鑑》上承《左傳》」，「《不修春秋》保存亂世之制、世及之制，司馬光承之。故曰：『亂制資鑑』。全是『世及資鑑』，『家天下資鑑』，和經書多違」。³⁷

由於毓師以公羊治經，所以認為「廿五史是亂制，為戒者多，為法者少」，並謂：「廿五史即盜統（道統），

古書中有一部分盜統，亦有一部分道統。」毓師雖然較少講授史書，然亦不偏廢，惟以二十五史篇幅浩繁，故曾擇《資治通鑑》講授，亦鼓勵門人閱讀《御批歷代通鑑輯覽》，畢竟「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³⁸

至於毓師以春秋公羊微言解經方面，如論及《孝經·開宗明義章》：「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毓師認為文中「忠於事君」一句為漢儒所加，「蓋皇帝皆惡其害己而去其籍，故奴儒將亂制摻入經義」。又如論及《論語·憲問》：「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毓師認為：「孔子稱許管仲，乃從其大處著眼，可惜管仲有大一統之環境，然無大器。」又講到《孟子·梁惠王下》：「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毓師極為肯定孟子，並謂：「忠於國家民族，不忠於一人，如孟子聞誅一夫紂矣，如是方明宣聖思想。」

論到《中庸》：「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於民國人物中則獨推崇孫中山先生。蓋以堯舜講禪讓，惟自禹而德衰，從此以後，卻成家天下之亂制，國父卻能「撥亂反正」，大公無私，讓位袁世凱，所以堪稱為堯舜以後第一人。毓師亦肯定其治國理念分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正合於公羊「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之說。又論及《中庸》：「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毓師則主張「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文化中國」概念，而非「血統中國」概念，其欲藉「夏學」來一統天下，亦符合何休《公羊傳解詁》所說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的大一統精神。這種春秋大一統精神，打破族群樊籬與國界，影響毓師生命的特質與志業，並感染著每一位門下弟子。

35 參見《新約聖經·馬太福音 18：3》：「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的樣式，斷不能進天國。」

36 參見《舊約聖經·傳道書 1：9》：「已有的事必再有，作過的事必再作；日光之下並無新事。」上述為筆者所鈔錄毓師《易經》授課筆記 1980.6.16。

37 為筆者所鈔錄毓師《資治通鑑》授課筆記 1979.7.21。

38 《史記·太史公自序》。

（四）重視人格教育

重視道德教育是中國歷代書院最重要且共通的特色。雖然，奉元書院並無類似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所立的學規，³⁹ 然而毓師弟子始終有一個無形的規約存諸心底，藉以砥礪自己，培養人格。毓師曾言「人無愧於心，即精神生活、良知生活。精神生活不是早上起來打拳、練劍，而是過良知生活」、「不教你們，不希望你們成聖人，能成一個『人』就好了」、「人必得行『人』之事，否則即是素隱行怪。」這些教訓雖是三十多年前上課時抄錄的筆記，但於今重新展讀，當年毓師慷慨陳辭神情，宛然在目，仍令人心生敬畏。

其實令毓師弟子心生敬畏的不僅是毓師平日諄諄教誨，而是他躬親實踐的精神。他在九十八歲高齡，曾感嘆：「老師在日本滿州國時不做漢奸，老蔣時代不當走狗，⁴⁰ 到現在，人還不糊塗。」⁴¹ 講到《易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時，毓師云：「我六十年就守這一爻。」

1947 年毓師來臺後，從此遂與滯留北京事奉太師母的師母未能相見。毓師未曾再婚，並自律甚嚴。在兩岸三不通的冷戰時期，老師上課有時思及天涯乖隔，不免長嘆，亦不自禁地背誦起師母以四六駢文託人由日本轉來的書信，其內容如下：

倚門閭而望穿雲樹，履林海而恨滿關山。
兩地相思一言難盡，花蔭竹影滿地離愁。
獨對孤燈，一天別恨。
月夜，雨夜，無事夜；
飯時，眠時，黃昏時。
此六時之滋味不可言傳。⁴²

毓師吟詠間的款款深情，令學生感動莫名。毓師曾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造端沒弄好，餘皆免談。」又說：「夫婦之間守得住，此人必有可取」，「若為食色而活，就與禽獸無異」。膾炙人口的民間傳說故事——《薛平貴與王寶釧》，其中王寶釧曾以苦守寒窯十八年來見證堅貞的愛情；毓師竟以六十多年的歲月來踐履他所信仰的正道。

毓師深覺其一生最為虧負的兩個女人，一為母親，一為妻子。對於妻子，他以守身來回報；對於母親，他除遵母命，刊經籍外，亦在每年母親的誕辰念佛誦經。太師母往生後，更發宏願手繪千尊觀音，將功德迴向母親，前後費時十年。天若有情天亦老，面對一代大儒的前言往行，至今思想起來，猶不免令人愀然動容。毓師在學問上可謂講活經典，在人品上堪稱直追孔孟，若說聖人有聖之「清」、「任」、「和」、「時」四種典型，⁴³ 觀毓師一生行誼，堪稱為聖之「守」者也。

（五）結合古今史事

奉元書院懸掛「長白又一村」的匾額，⁴⁴ 訴說著毓師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舞臺。他將前一舞臺的政治經歷，融入後一舞臺的學術思想中，巧妙地醞釀成通經致用的最佳典範。由於毓老師前後經歷二十個政府，⁴⁵ 閱歷豐富，加以記憶力奇佳。因此，信手拈來融入經典教學中，宛如一部活的近代史，於是經典不再是空言，而是能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的智慧，試舉數例如下：

談到《論語·憲問》：「以德報怨」時，他曾說：「對太太兒子可以德報怨，在政治上可以嗎？真是想做聖人

39 朱熹《朱文公文集·白鹿洞書院學規》云：「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40 筆者按：2004 年某日與毓師閒談，曾親聆毓師謂蔣中正總統於監察院長莫德惠（1883-1968）過世後，曾有意要毓師繼續以滿族接掌監察院長一職，維持五院平衡。

41 張輝誠，〈毓老真精神〉。

42 參見許仁圖，《長白又一村》。

43 《孟子·萬章下》：「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44 「長白又一村」為毓師於滿州國亡後，藉以安慰其母，暗喻今生不再涉入政治之題辭。

45 1977 年毓師曾謂其一生經歷十七個政府，惟當時尚未有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政府，若合併計算，可謂經歷二十個政府。

想瘋了。」又提到：「以汪精衛之人格與身為開國元勳，不可能賣國。祇是各人救國之路不同，因而勝者王侯，敗者為賊也」。⁴⁶

談到《論語·里仁》：「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他曾說：「有志者，不在多言」、「在綠島皆失言者，豈為真共黨哉？」、「搞政治，殺人和捻一隻螞蟥一樣。惟知危者，方能謹言慎行」。

談到用人、用才方面，他曾謂：「曾文正公亦未造就出接班人來，李鴻章克己工天不夠。然其子紀澤可算中國第一個成功的外交官，可惜天不假年，五十歲而亡」、「林則徐才德不亞於文正公，然時勢不同，故成就亦不同。從其擬定新疆計畫而薦左宗棠（時為舉人）以任之，足見其識深」。

由於毓師在往昔威權統治的時代，鏗鏘有力地批評時政，痛快淋漓地臧否人物，以致毓師有時不禁半帶嘲弄、半帶自得地謂：「有些學生上課未能專心做筆記，盡在我罵人時才抄筆記。」坦言之，在戒嚴時期，媒體不夠透明的年代，聆聽毓師罵人，竟成為當年聽課一大享受。對於毓師論斷時事，臧否人物，甚至亦批評弟子不成材，其用心均無非希望弟子能夠記取歷史教訓，以免重蹈覆轍。在世事洞悉皆學問中，如今思想起來，臧否人物不僅是褒貶善惡，更是明辨大是大非的操練。

四、書院人才培育

毓師從 1947 年來臺，迄至 2008 年仍以 103 歲高齡登壇講授，前後講學長達六十餘年，此一傳奇恐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1971 年「天德黌舍」正式成立之前，初期學生以招收外國學生為主。據魏斐德所編《無隱錄——致敬劉毓鋈論文集》提到：「自民國四十七年

十月（1958）開始指導外國基金會留華學生博士論文，迄今已十有一年，共 41 位，其通過博士學位者二十餘人，均執教於各大學（計美 33、德 2、日 2、英 2、加 1、越南 1）。可見從 1958 年到 1970 年的十一年間，毓師至少已指導 6 個國家共 41 位的外國學生。惟天德黌舍成立後，仍不乏有外國學生慕名求教，如包弼德（哈佛大學教授）、班大为（黎海大學教授）、夏含夷（芝加哥大學教授）等等。至於初期「天德黌舍」與後期「奉元書院」所招收者，均以臺灣地區大專院校學生為主，惟入籍弟子多寡難知。主要原因是在情治單位監管下的毓師，一生行事低調謹慎，惟恐學生名冊落入有心人之手，故僅其一人持有之。平時只有師生間縱的關係，少有同學間橫的連繫，更反對成立所謂「同學會」、建立「同學錄」之類。雖逝世前一年，曾囑咐弟子黃德華著手建立書院通訊錄，惟早期名冊或散佚、或失聯，如今可連繫者竟不及全數十分之一。粗估受教人數約為 13000 人，⁴⁷ 此數目尚未包括天德黌舍成立前後所收外國學生，與毓師在文化大學、輔仁大學、政治大學三校執教時期學生。毓老在臺灣宣揚中華文化六十餘年，春風化雨無數，藉此可略見一斑。由於受教者眾，並遍及海內外產官學界，加以大多數均無法取得連繫，僅就所知，將散佈於國內外學界弟子，臚列如下：

（一）國內學術界

1. 人文及社會科學類（括弧內為曾任或現任職務）

（1）中文學門：陳文昌（玄奘大學中文系教授）、彭小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趙中偉（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初慶（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金周生（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江美華（東華大學中文系教授）、黃忠天（高雄師範大學經學

46 數月前，讀友人徐潔波所贈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藁》，余英時先生於序中特別對汪氏其人其詩做了客觀的考證，頗與毓師三十年前之說相合。

47 以筆者 1979 年擔任黌舍點名工作為例，當時「天德黌舍」選課規定，弟子須先選修「四書班」一年後，成為正式入籍弟子，始能選讀其他課程。故週二「四書班」人數最多，約為 250 人，其餘各班人數不等，平均約為 120 人。粗估每週約有 730 上課人次，扣除其中有選修一門或多門課程者，再依 1971 年天德黌舍成立，至 2008 年毓師停授，共計 38 年，約略估算而得。

研究所教授)、葉惠蘭(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教授)、范銘如(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教授)、陳惠齡(新竹教育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賀廣如(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元婷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吳伯曜(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助理教授)。

(2) 歷史學門：阮芝生(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徐泓(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元(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孫鐵剛(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邱澎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王芝芝(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宋家復(臺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呂世浩(臺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李卓穎(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喻蓉蓉(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系教授)、閻鴻中(臺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3) 哲學學門：林義正(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何信全(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林文琪(北醫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孫長祥(元智大學通識中心教授)、趙之振(清華大學哲學所副教授)。

(4) 社會學門：孫中興(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潘朝陽(臺灣師範大學東亞文化暨發展學系教授)、邱慈觀(中央大學財金系副教授)、黃世明(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所副教授)、馬康莊(玄奘大學資訊傳播所副教授)、傅維信(慈濟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董華春(北京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副主任)。

(5) 藝術學門：蔣勳(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畫家、作家)。

2. 自然科學類：孫維新(臺灣大學天文物理研究所教授)、郭鴻基(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吳宏達(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副教授)、林立(中興大學物理系教授)。

3. 生物醫學類：黃德華(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員)、何肇基(臺灣大學醫學院胸腔內科醫師)、周正成(臺灣大學醫學院小兒科醫師)、徐思淳(臺灣大學醫學院血液科主治醫師)、鄒稚華(中央研究院植微所副研究員)、曾頌惠(臺北醫學院附設醫院

主治醫師)、江振源(萬芳醫院主治醫師)、周明文(永和復康醫院副院長)。

4. 工程技術類：孫春在(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王鎮華(中原大學建築系教授)。

5. 教育科學類：曾議漢(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助理教授)、黃藹(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謝小苓(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學習科學所教授)。

6. 藝文出版類：許仁圖(河洛圖書出版社)、簡嬪(作家)、張輝誠(作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

(二) 國外學術界

1. 美國：魯道夫(Richard C. Rudolph, 洛杉磯加州大學榮譽教授)、強生(Wallace Johnson, 堪薩斯州大學榮譽教授)、羅貝爾(Ronald R. Robe, 阿拉巴馬大學教授)、魏斐德(Frederic Jr. Wakeman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史萊克(Lyman Van Slyke, 史丹佛大學榮譽教授)、席文(Nathan Sivin, 賓州大學榮譽教授)、孟旦(Donald Munro, 密西根大學榮譽教授)、羅幕士(Moss Roberts, 紐約大學教授)、黃宗智(Philip C. Huang, 洛杉磯加州大學榮譽教授)、吉德威(David Keightley,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榮譽教授)、狄伯格(Ronald Dimberg, 維吉尼亞大學副教授)、歐達偉(David Arkush, 愛荷華大學教授)、倪肅嫻(Susan Nelson, 印地安那大學教授)、鄧爾麟(Jerry Dennerline, 阿姆斯特大學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 哈佛大學教授)、班大為(David W. Pankenier, 梨海大學教授)、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 芝加哥大學教授)、甘幕白(James Kemp, 達拉哈西佛羅里達大學教授)、伊羅(Robert Eno, 印地安那大學教授)、克勞茲(Ralph C. Croizier, 維多利亞大學榮譽教授)、莫然(Patrick Moran, 威克大學教授)、史密斯(Paul Smith, 黑佛福特學院教授)、根茨勒(Jennings Mason Gentzler,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皮塞(James Pusey, 布克內爾大學教授)、帕森斯(James Parsons)、強生(Dale Johnson, 歐柏林學院榮譽教授)、波特(Jonathan Porter, 新墨西哥大學教授)、施

雷克（John Schrecker，布蘭帶絲大學榮譽教授）、艾爾曼（Benjamin Elman，普林斯頓大學教授）、⁴⁸ 胡立姿（Santa Cruz，加州大學心理系講師）、郭中翰（華盛頓大學博士班）。

2. 韓國：朴元燾（高麗大學教授）。

除上述學界外，弟子為產官學界暨政商等等名流尤多，如江丙坤（前海基會董事長）、周陽山（監察院委員）、黃志芳（前外交部長）、江宜樺（行政院院長）、溫世仁（前英業達集團總裁）、白培霖（南亞科技副總經理）、廖學廣（前立法委員）、劉君祖（臺灣周易文化研究會理事長）等等，由於限於篇幅，加以失聯者多，無法一一列舉，然毓師及書院對臺灣六十年來之影響，於斯亦可略見矣。

五、結語——跨世紀最後一位經學家

臺灣位處南國邊陲，雖絃歌未絕，古風猶存，然1949年以前，相較於大陸文化的積澱，仍顯然落後許多。惟大陸地區文革十年，傳統文化慘遭摧殘蹂躪，相反地，臺灣卻在許多文化人士來臺的播種澆灌之下，竟枝繁葉茂、開花結果，甚至凌駕於同時期的大陸，愛新覺羅毓璽即為其中一位重要的播種者。雖然在當時民間講學人士中，亦不乏知名人士如錢穆（素書樓）、李炳南（臺中蓮社）、南懷瑾（十方叢林書院）等等。然欲覓得如毓師如此傳奇性的人生閱歷，加上讀書一百年、教學一甲子、具大專院校學歷弟子上萬人者，恐怕是空前也是絕後。

「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的時代，已漸行漸遠。不僅民初古史辨一派學者，將經典僅以史料看待，在科技掛帥的今日，學術中人亦往往將經典學術化、文獻化。於是「微言絕、大義乖」，經典完全與生活脫節，

從此也宣告經典的死亡。但愛新覺羅毓璽竟能紹繼孔聖，六十年如一日，將經典的智慧、經典的光與熱傳遞下去，成為另類的臺灣奇蹟。不僅毓師的教誨烙印在每位弟子的心底深處，成為其人生道路上的腳前明燈，更將這種兼具內聖外王的人文精神，遍灑海內外，成為撥亂反正的種子。

目今學界所謂「經學家」者，其所關注者多半祇是在經學的知識層面上，而忽略經學惟有落實在實踐層面上，方具意義與價值。如果逆溯「經典」的源頭，原是聖賢「經世濟民」的產物；觀省「家」的定義，原應是有溫度的場域。同樣地，「經學家」自然不應祇是淪為手術臺前研究「經學」的解剖「家」。毓師曾在七十三歲時說：「生命若只剩十年，也要做最後十年的衝刺。」又曾說：「必得真愛，方拚命」，因舉文天祥為例說明：「文文山能殉國，以其真愛國。」實則毓師亦是個真愛國、真愛臺灣的人。他陸續創辦「天德齋舍」、「奉元書院」，將一生最成熟的思想、最豐富的歷練、最湛深的智慧，奉獻給他所熱愛的臺灣青年，真正配得「經學家」的美名。雖然，若毓師地下有知，也會不屑的虛名。

愛新覺羅毓璽是否是本世紀最後一個通經大儒，筆者不敢太早斷言，但稱之為跨世紀最後一位經學家，或許當之無愧。未來要覓得「圓通經脈」如毓師者，⁴⁹ 恐怕很難。即或有之，能兼具豐富閱練，並以生命澆灌，傳承聖學如毓師者，恐難上加難。毓師離開故里，落籍臺灣，或許是個人的劫難，但身為門下弟子又何其有幸，能在此因緣下從師問學。可憾毓師一生學問如萬仞宮牆，吾輩從學也短，吾智也愚，無法窺其萬一，學行也未盡符合毓師期待，令人愧惶莫名。毓師常說：「人死如燈滅」，但我總痴想若還有來生，願再續一段師生情緣。

48 以上名單參見張輝誠，《毓老真精神·毓老師與洋學生》，頁117-120。

49 「圓通經脈」四字，為2004年5月14日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成立慶祝茶會，毓師所親題之賀辭。